

### 独山岛游记

张凯旋(嘉祥)

下午四点,一阵微风袭来,窗外的树一扫中午的颓废,树叶也摇头晃脑起来。我转身对妈妈说:“妈妈,带上汤圆(儿子乳名),我们去独山岛吧!”

一拍即合,当即出发。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在期待中无限缩短。很快,刻有“独山岛”字样的石碑赫然出现在眼前。“到了!”阳光穿透树叶间的缝隙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我们一路向上,路边有慵懒地趴着的猫咪,见到行人路过也只是微微抬头,它的见闻比汤圆还要多吧!

往上走,暑气渐消。妈妈在前面惊呼一声,邀我们去拍照。我跟上后往下望去,不由得感叹,眼前是怎样一座村落呀!目光所及,渔家的屋顶层叠起伏,高矮相间,像是谱写着不规则的韵律。这边是庭院深深、绿意盎然的花园房,那边是身姿挺拔、两三而立的小洋楼。

碧湖,蓝天,绿树,阳光洒在远处的渔船上,也洒在渔民的笑脸上。我低头正欲抱起汤圆拍照,却发现他早已进入梦乡,嘴角还噙着一丝微笑,仿佛陶醉在这山光水色中。继续向前,石墙上立着倔强的野草,屋檐下挂着褪色的蓑衣和斗笠,生锈的门环似在诉说着渔民世世代代的故事。路边的旗帜上,“白茶清欢无别事,我在等风也等你”的标语跳动着现代的脉搏。

乘兴来,尽兴玩。彩虹公路两侧,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湖面,一边是橘色的夕阳。风吹过,湖面泛起涟漪,我静静地看着夕阳缓缓落下,而醒来的汤圆则手舞足蹈着,戏弄着眼前这柔暖的光。

在独山岛,在这个小小的渔村,我的心静了下来,时间也慢了下来。我默默祝福独山岛在这个长夏持续生长,持续旺盛。

### 小确幸

邱素芬(兖州)

一方小院,因连日的雨天一扫暑气,在这午后时分显得宁静而舒适。

男人在躺椅上,悠闲地看着报纸。厨房里飘来辣椒炒肉末的阵阵清香,这是他的最爱。新买的手工煎饼,均匀地涂抹上辣椒肉末,吃一口,唇齿留香。煎饼的碎屑掉在地上,引来无数只蚂蚁。它们是那么细小而孱弱,如果不是看见煎饼碎屑在快速地移动,根本发现不了它们勤劳的身影。

男人喊来女人,蹲在地上,仔细地观看这些可爱的小精灵。天气预报有大雨,蚂蚁们可能在疯狂地储备食物。一只小蚂蚁奋力托起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煎饼花迅速前行,意志执着而坚定。稍大一点的煎饼花,就由几只蚂蚁合力而为,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多的蚂蚁投入到运输的战斗中,每个成员都很积极,没有一点偷懒的意思,这绝对是一个忙碌而充满力量的壮观场面。

它们到底把这些战利品运到哪儿呢?看着它们忙碌的身影,尽管运输的路线不同,但最后都把食物运到了墙角的一个缝隙旁,看来那儿是他们的大本营。也许煎饼花面积太大,无法拖进缝隙内,许多蚂蚁在那儿急得团团转。

看着眼前的情景,男人忽然有了孩子般调皮的心理,不能只给它们素食,也来点荤的吧?于是拿起苍蝇拍,追着小院里有限的几只苍蝇上下翻飞,但这几只苍蝇也不是吃素的,聪明得很,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久留,几个回合下来,竟然没有捉到一只。女人很配合,接过拍子,看准时机,一拍子下去,一只苍蝇就一命呜呼了。小心翼翼地把它送到蚂蚁们的身边,于是,蚂蚁队伍便骚动起来,几只大个的蚂蚁迅速上前,合力推着苍蝇向前滚动,同样运到了那个缝隙旁。

屋内有人喊话,男人和女人才从这场特殊的观战中缓过神来,相视而笑。偶尔的忙里偷闲,童心爆发,也是生活的小确幸。

### 山居最能愈身心

杜少华(邹城)

夏天,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。在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里,喧嚣与炙热交织,让人无处遁形。如果能有一处清凉静谧之所,抚慰疲惫沧桑的心灵,无疑是一件奢侈幸福的事。而我,有幸觅得这样一处人间仙境。

邻家小妹这些年居于深山之中,守着自家承包的600亩土地过日子。吹山风,听鸟鸣虫吟,悠闲自得,这样的生活令我艳羡。

收过麦子,种上玉米,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便悄然来临。清晨,在鸟雀的欢唱中醒来。打开鸡鸭的窝门后,看着它们迫不及待地冲进山林,自由在地觅食。

中午,追逐着羊群在山林里穿梭,山风习习,凉凉爽爽;树木郁郁葱葱,苍翠欲滴;蓝天白云微微相印成趣。鸟雀在你身边欢唱,野兔在脚下飞速逃窜,时不时还会有肥硕的野山鸡从草丛里突然窜出来,挡住你的去路。

夕阳西下,山林披上了金光,倦鸟归巢,鸡鸭也纷纷回笼,头羊则领着羊群有序归圈。此时,提着竹篮,穿梭在草丛间,不一会儿,便能收获满满一篮鸡蛋鸭蛋,满满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若遇微雨,撑一把江南风情的油纸伞在林间漫步,雨滴敲在伞面上,细密的雨丝被伞面轻轻弹开,“沙沙”的摩挲声像是春蚕食桑叶,又似山风轻抚着山林,诗意盎然。

若遇中雨,雨丝淅淅沥沥,伞面传来“噼里啪啦”“咚咚咚”“啪嗒啪嗒”的声响,伴随着雨水穿林打叶的沙沙声,悦耳动听,动人心弦。

若遇大雨,则静坐窗前,看整片山林在雨幕中化作朦胧的黛青色,听豆大的雨点砸在金属窗棂上作响,房檐上的水帘如瀑布般倾泻而下,跌落在房檐下的水桶里,溅起半人高的水花。山风呼啸,山雨滂沱……室内,茶香氤氲,杯中的茶叶沉沉浮浮,窗外的雨世界却愈发磅礴,恍惚间,竟分不清是在观雨,还是在雨中观自己。

### 黄栌初夏生紫烟

黄云(任城)

初夏的一个早晨,在公园晨练后,择一偏僻临池的石板小径。走在路上,远远看到前方有一棵弯腰探出头的紫叶树,如穹顶遮蔽在小路上方。平时鲜少涉足此路,即便偶然路过,竟也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心中不免疑惑,这是什么树呢?

走近细看,树干上挂着一块黄色的塑料牌子,上面赫然写着“黄栌”两个白色大字。

抬眼望向枝头,密密匝匝的碎花簇拥成团,若纱似雾,朦胧的紫红色花穗仿若升腾的紫烟,丝丝缕缕,袅袅娜娜,轻轻萦绕在枝头。又像是天边被揉碎的紫霞,倾泻而下,将黄栌笼罩在靛靛烟烟中。微风拂过,花儿随风摇曳,如烟波流转,似云雾飘散,如梦如幻,脚下似踩了祥云,仿佛飘然若仙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再走近些,便能看清花儿的模样。每一朵小花都小巧玲珑,纤细的花茎托着轻盈的花瓣,花茎上零星挂着一颗颗嫩绿嫩绿比绿豆还小的果实,恰似镶嵌在紫霞冠上的翡翠。阳光透过花穗,洒下斑驳的光影,为这片紫烟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把它们放在鼻尖前深闻着气味,竟有一种微弱的青草味与花香杂糅在一起的感觉,这或许就是它与众不同的仙气吧。

在这紫烟浮动的初夏,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。我静静地伫立在黄栌旁,任思绪随着那如烟如雾的花儿飘向远方。

### 麦香蒸腾的夏日

张依晗(任城)

新小麦下来了,我给大姐打电话:“姐姐,明天去你家哈。”“好呀,刚打的新麦面,我提前和好发面。”大姐心领神会,话不多说。

第二天,我和好友带着孩子一路热热闹闹地就到了大姐家。到了饭点,大人、孩子一头扎进厨房,死死盯着冒着热气的大锅盖。

“差不多了!”姐姐喊号子一般,大锅盖一掀,顿时,混合着甜香的白浪扑面而来,翻滚着,弥漫着。待热气渐渐散去,一锅圆滚滚、胖乎乎、白嫩嫩、香喷喷的大馒头出现在眼前。姐姐用手轻轻一按,圆润的小窝窝迅速反弹,“好着哩!”姐姐对自己的杰作由衷赞叹,小心翼翼地用铲子翻动着馒头,而我们则围上准备随时下手。“莫慌莫慌,还烫手呢!”姐姐一手铲起一个馒头,一手轻轻扶着,把它们一个个盛到竹筐里,我们一哄而上,人手一个。好烫!左手换右手,右手换左手,来回倒腾着,哈着热气揪下一块迫不及待往嘴里送,随后一脸满足地咽下这人间美味。

我喜欢用手撕着吃,揭开一层皮,里面层次分明,撕下一口放嘴里,绵软中带着嚼劲,越嚼越香,不由得闭着眼,陶醉在这浓浓的麦香里,嘴里仿佛含着一大片黄澄澄的麦田。

小时候,逢年过节才会蒸几锅白花花的馒头,大部分也是给客人准备的。蒸好的馒头会放在缸里,又或者装在篮子里高高挂在屋梁上,大人每取一次都会数一数还剩几个,我们根本无机可乘。当时,我便狠狠下了决心,将来我非要顿顿吃上白馒头不可!

姐姐见我们围着锅台就吃开了,场面有些不可掌控,急忙跑到堂屋里拿来小炸鱼、榨菜海带丝、切成细丝拌好的大疙瘩咸菜,摆到灶台上。这下可不得了!有了这些下饭菜夹在馒头里,越吃越上瘾,根本停不下来。不一会,一筐大馒头就见了底。当大姐喊我们正儿八经吃点菜、喝点汤的时候,哪还吃得下?无论大人还是孩子,肚子都是鼓鼓的,像极了刚出锅的大馒头。

### 七律·麦忙

周龙华(邹城)

冬耘万顷夏澄黄,熟麦熏风入梦香。  
芒种争时无静日,田家赶碌事农忙。  
人劳夜半谁知倦,机作三更劲愈狂。  
喜看金涛归库囤,星河饱揽共飞觞。

### 七律·晨赏荷花

王相雷(邹城)

绿叶参差映水塘,晓风送爽透荷香。  
娇容羞与春争艳,素面笑同月共芳。  
不羨浮名归大隐,只将倩影寄清凉。  
何当醉赏湖边景,独爱青莲品韵长。